

自古以來，酒不僅是杯底瓊漿，更澆灌出一首又一首動人的詩詞，酒精中的朦朧世界從不是幻象，因為感官麻木內心卻異常澄澈，所有具象不在，只留下一抹心緒。

甫於上周於本地畫廊 Lucie Chang Fine Arts 舉辦個展，吳松 15 件「瓶子」為主題的畫作，可看作是他來港 21 年的藝術面貌的抽象，一排排形狀各異的酒瓶，在他模糊的視線中變得鬆軟隨意，不再是具象的容器，更是他內心情感的承載之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實習記者 鄭雲風

經常流連酒吧、喜歡畫酒瓶，便以為吳松工作間一定是滿地玻璃瓶及顏料，怎料到訪時卻是井然有序，中央空間更是被一張乒乓球桌佔據，平常喜歡打球，喝喝酒，曾是軍人出身讓他「想亂也亂不成」，不過他自言「是一個比較隨意的人」，記者採訪的當天，吳松身穿組織灰色毛衣和一雙墨綠軍鞋，笑瞇瞇說他最不喜歡被人管，也不喜歡管他人。

從軍人到藝術家

出生於海南大戶，當時父親的工作雖然非關藝術，但家中卻有濃濃的藝術味道，「70年代中國家庭重視藝術的還非常少，我爸爸那時候特別鍾情盆景，造型、修剪樣樣自己來。」耳濡目染下，對「美」自然有了靈性，直到現在，這種影響令他在作畫時，對形式的美感仍舊有着特別高的要求。

高中畢業後，他曾擔任廣州兩棲偵測兵，之後提早退役，憑着多年的積累考進廣州美術學院版畫系，面對1992年畢業時13個不同單位部門的分配選擇，他還是走進了公務員的系統，不過最終脫離體制，在回歸前一年來港謀生，還是因他「天生愛遊蕩」。

香港的自由空間是飛在天上的想像，現實卻是為了應付昂貴租金，他不得不到大學教授短期課程，或是在畫室教小童畫畫，「這對於嚴肅的藝術家來說是浪費時間，你沒辦法沉下心來鑽研自己的創作，本質上是不斷的用

勞作換生活。」是故最後決定放棄教授多達200名學生，繼續兩袖清風做回「個體人」，專心只畫畫。

油畫裡的中國式散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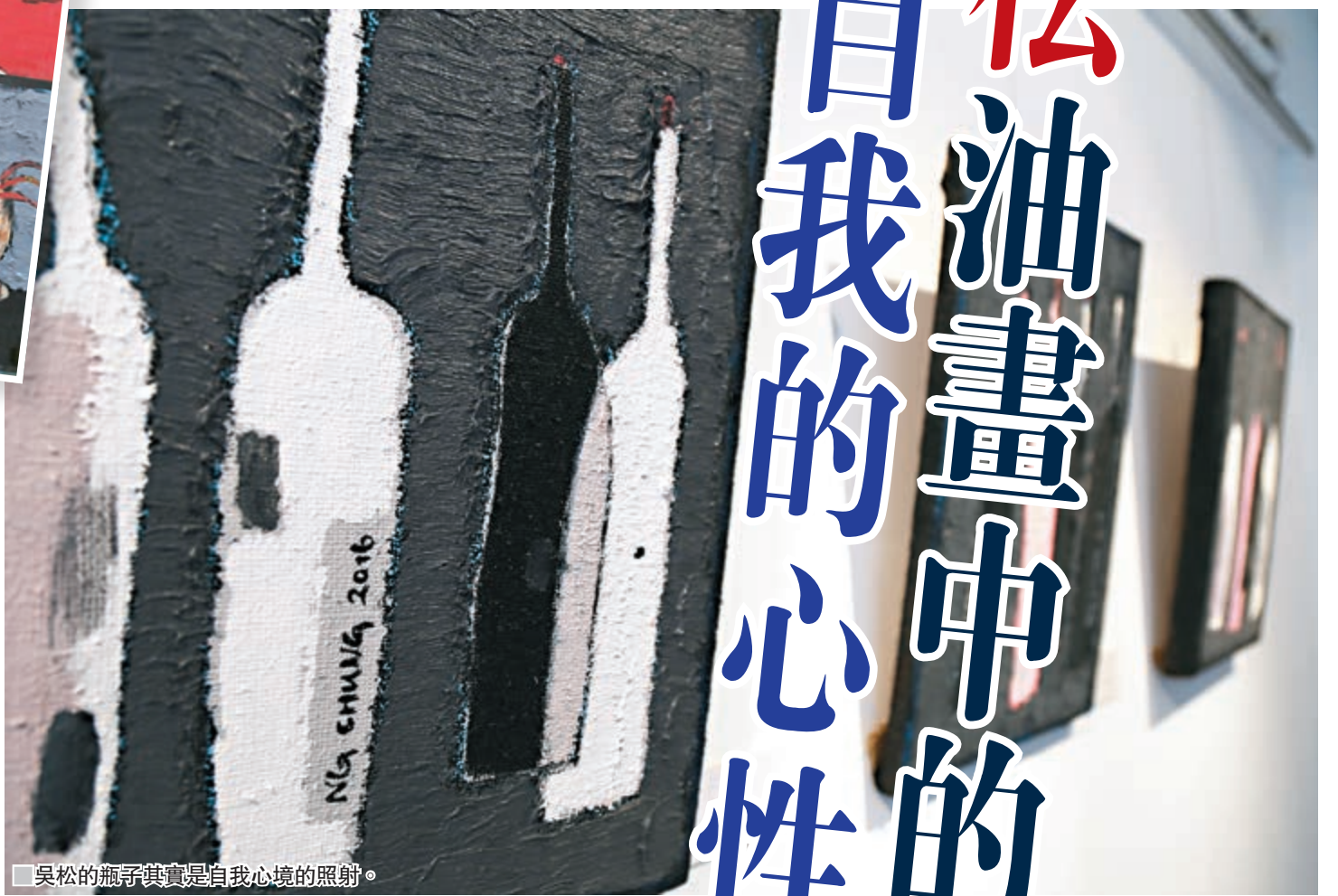
蘇軾曾寫下名詞《水調歌頭》，首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表達思念親人之情，吳松初到港面對生活之艱，常以酒解憂，「酒吧裡廣東話英文一概聽不懂，不過大家可以一起醉。」不過，一壺解憂酒，亦給了他創作的靈感，早期作品裡的花、酒吧女郎、放酒的桌子，都是他心緒的幻化，慢慢地，這些具象的邊界脫落，桌子及椅子不見了，最後剩下酒瓶的形狀，借其符號表達自己的心性，在畫家作品完成的一剎，「其實它已不是酒瓶」。

吳松的瓶子有些三三兩兩，有些成批地排列，有些色彩耀眼，有些則很感傷，被抽象描繪的瓶子如人體般大小佇立在畫面中，依從着線條的變化被灌注出不同的生命狀態。不同於西畫相對硬邦邦的線條，吳氏酒瓶的線條柔媚本身就「說話」，不喜歡銳利的處理，卻偏愛這種水墨畫方式的線條，雖然用油畫，但是用線條說話，卻是東方式的水墨塑造，「我畫畫的時候，通常是以一種情緒為前提的，畫畫對我來說，其實是情緒的抒發。」以創作抒情意，不正是只屬於東方水墨裡的文人式散懷？

酒瓶作為主題被選取的初衷除了來自畫者內心的表達，更作為是畫家衝破以往創作制式技法的媒介，早年在廣州美院受過嚴苛學院技法訓練，固定的繪畫技法限制了畫家看世界的方式，「我以前的畫有很濃重的美術學院的訓練殘留。這是一種很麻煩的處境，因為美院的教學體系既讓你掌握了一整套繪畫技巧，又讓你揮之不去，這如同一個觀察上的陷阱，以至於當你一睜開眼睛，你就不由自主地陷入那個可怕的专业陷阱裡」。

畫畫是一種情緒

他笑言看畫的人，懂的便懂，不懂



吳松的瓶子其實是自我心境的照射。

也不需要解釋，「因為沒有意義，藝術像愛情，是說不清楚的。」一位收藏家，每年都會購買畫作，「他說他每次都好像看到新靈感，帶來滿足感，甚至想跳進畫中看個究竟。朋友曾問他，你看懂嗎？他回答：就是看不懂才買。」對吳松而言，作品充滿着他的思想和感情，特別是以前對着酒瓶發呆的日子。

說自己畫畫時不會預先構想初稿，全憑自己的情緒創作，是因為不希望限制自身的發揮及創造力。他作畫時間有長有短，由半年到一年，甚至是十年不等，從起初直至結束會不停修改、覆蓋，「畫好的瓶子，可能第二天就會因為某種情緒，把它蓋了再畫成另一個樣子。」問及未來創作方向，他搖搖頭，連說不定，「想畫什麼便畫什麼」。

兩地藝術面貌大不同

吳松直言來港這21年，自己甚少與本地藝術家打交道，也從不加入任何一個所謂的「藝術協會」，只希望做好自己。「其實協會、沙龍都是抄襲上個世紀的西方藝壇，現在西方人也不搞這一套了。而且很多藝術家不專注自我發展卻一心依附協會，協會之間也會相互攻擊爭奪政府資源。」他形容「香港沒有根」，加上地理範圍所限，令藝術家缺少廣闊的格局和氣度，面貌也因此慢慢自我收縮。他認為

「香港藝術家」，要形成特殊創作精神，並非是在題材選取上集體畫香港中銀大樓或天星小輪，而是應該畫出香港式的內心情緒，「是一種精神的表達，而不是一味追求內容。」

回憶從80年代開始，香港本地西洋藝術多是參照西方某些藝術風格演變，吳松指出，香港畫家並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而現時大部分藏家對藝術都有很深的研究與見解，再者內地經濟起飛，加上內地藝術家本身訓練基礎深厚、視域和胸懷寬廣，令愈

吳松油畫中的酒瓶：將自我的心性注入其中

來愈多內地畫家走到國際的視野中，是故香港畫家國際缺席，對藏家亦無甚吸引力，「讓他們很失落」。不過，他指內地亦有風格相似的問題，因為內地沿用師徒授業，「徒弟也很難跳出師父的影子。」

港欠藝術學院

以往投身藝術行業，總被人挖苦為「乞食」，他感嘆香港欠缺藝術學院，很難培養出一定數量的專業藝術人才。相反中國自1949年開始培養職業藝術家，更有多間專業藝術院校每年為社會輸送藝術新人，至今粗略估計人數達1000萬，比港人口還多，「就算當中的有人能力高、有人低，但起碼有一個龐大的基數。」

雖如此，身為全職藝術家多年，他坦言還是很適合自己的一條路，說無論收入如何，都會一直堅持畫，因為是自己想做的事。吳松的畫作被多間美術館收藏，包括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中國美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神州博物館等，入選畫展及展覽亦多近30個。問到如今有較多自由支配時間，會否開班授徒，他搖搖頭說不會再考慮，只希望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不希望分心。在漫長孤獨的藝術路上，灑脫放棄安穩承諾，才能一心一意朝最適合的方向走，在半醉半醒間，吳松說，自己會一直努力尋找那個最能代表自己的符號。而始終酒瓶這個盛酒的容器始終是他內心世界的代表。



吳松《四寶》273 2015年



吳松《瓶子》345 2016年



吳松《瓶子》279 2014年(左)與《2014-6》2014年(右)



展覽現場

李磊個展講述「小瘋狂」看心物互融的精神境界

睽違兩年，當代抽象藝術大師李磊再次於香港舉辦個人展覽。獅語畫廊將於本月27日起至9月9日展出李磊近年多張畫作，以「小瘋狂」為主題展現心物互融的精神境界。

李磊說：「重要的是讓心靈自由起來。自由，你知道嗎？就是看上去非常不真實的真實；就是沒有被設定的靈魂；就是不扮演角色的那個懶散的家伙。」即將展出的油畫作品系列包括《癡狂的水》、《極深之處》、《天水來潮》及《秋水一色》，共十三幅畫作，當中多以水為重要元素。因為數千年來，古今哲人對水賦予的價值相當豐富。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時指「因其無有，故能入於無間。」蘇軾《前赤壁賦》對天地「變」與「不變」

的領悟，靈感亦源於流水。

藝術家李磊梳理過中國傳統文化哲理以及個人對人生和大自然的體驗後，借鑒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手法，以豪邁不羈的大筆繪出心中的宇宙。融匯各種深刻領會於胸中，最終返璞歸真，不囿於形式、物象、符號甚至意義，拋開傳統和世界給自己設定的角色，恣意地把心靈的感觸透過色彩自由表達出來，他說是「用藝術找回自己」。

李磊強調作品的力量，他的生命體驗帶強烈的情感和衝擊，當他把這些體驗灌注到畫布上時，線條和顏色迸發的力量同樣深刻有力。藝術是他自我修行的途徑，而畫作則記錄着他的精神歷練與自我解放的進程。在獅語畫廊寬敞淨白的展覽



Tempestuous Waters 1 Acrylic on Canvas, 180 x 150 cm, 2017

空間中，觀者可一睹藝術家狂放不羈的思維創建的精神世界。

文：張夢薇



Autumn Colours 1 Acrylic on Canvas, 70 x 60 cm x 3, 2015

李磊簡介

李磊現為上海中華藝術宮執行館長、同濟大學客座教授。1996年起主要從事中國抽象藝術創作和研究，創作有《禪花》系列、《憶江南》系列、《醉湖》系列、《海上花》系列、《龐貝的焰火》系列等。李磊在中國北京、上海、香港、美國紐約、德國法蘭克福、林茨、荷蘭阿姆斯特丹、博克斯梅爾、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過個人畫展。

李磊曾經組織創設雙年度的「上海青年美術大展」，並曾主持雙年度的「上海雙年展」等大型美術活動。已出版專集有《海上油畫名家——李磊》、《中國當代藝術家畫傳——李磊》、詩意的抽象》、《今日中國當代藝術家——李磊、樓高人遠天如水》、《Li Lei — Chinese Abstractionist》及《李磊——海上花》。



李磊